

惊悚悬疑系列

THE WOMAN IN WHITE



白衣女人

[英] 威廉·威尔基·柯林斯 / 著



中国宇航出版社

THE WOMAN IN WHITE

白衣女人

[英] 威廉·威尔基·柯林斯 / 著

 中国民航出版社
· 北京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衣女人 = The Woman in White: 英文 / (英) 柯林斯
(Collins, W. W.) 著. — 北京: 中国宇航出版社, 2010.7
(惊悚悬疑系列)
ISBN 978-7-80218-761-0

I. ①白… II. ①柯… III. ①英语 — 语言读物 ②长篇
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①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6148 号

策划编辑 楚晓琦 战 颖 装帧设计 03 工舍
责任编辑 楚晓琦 刘 杰 责任校对 曹 萍

出 版 中国宇航出版社
发 行

社 址 北京市阜成路 8 号 邮 编 100830
(010)68768548

网 址 www.caphbook.com/www.caphbook.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行部 (010)68371900 (010)88530478(传真)
(010)68768541 (010)68767294(传真)

零售店 读者服务部 北京宇航文苑
(010)68371105 (010)62529336

承 印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 1230 开 本 1/32

印 张 19 字 数 58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18-761-0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言

寓阅读快感于悬念中

著名作家、旅居英伦多年、曾任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人的董桥认为读英文侦探小说好处多。董桥说：“学英文有三苦，不在洋人环境长大学洋文学不进骨髓是一苦；死命默记文法语法是二苦；性情内向不喜结交洋人无从多说多练是三苦。而通过原汁原味的侦探小说便可化解这些苦处，苦中寻乐寻的自然还是虚构天地的洋人百态。柴米油盐固然要学，亲疏爱恨人情世故也要懂得掌握分寸。小说多得不得了，读饱了感同自家经历，陌生的语言渐渐不太陌生，洋文洋话慢慢有了生活气息，不再学究。”

惊悚悬疑小说是西方通俗文学的一种体裁，与哥特式小说、犯罪小说等同属惊险神秘小说的范畴。惊悚悬疑小说以悬念为驱动力，引起读者阅读兴趣，注重阅读快感，满足读者好奇心。表面看起来，读者是为了搞清楚故事的结局来进行阅读，但实际上惊悚悬疑小说的精华，是让读者享受等待结局或探询结局的过程，结局悬挂在最后，只是起到一个“勾引”的作用。惊悚悬疑小说通常塑造具有惊人推理及判断智力的人物，根据一系列的线索，解开各种悬念，侦破犯罪的疑案。它的结构、情节、人物甚至环境都有一定的格局和程式。由于传统惊悚悬疑小说中的破案大多采取推理方式，所以也有人称它为推理小说。

惊悚悬疑小说产生约 200 年来,备受全球读者青睐,在文学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辉。时至今日,惊悚悬疑小说在西方仍然十分流行。据统计,惊悚悬疑小说在欧美的图书销售量占到图书总数的 15% 到 25%,其独特的通俗文学功能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不能替代的。

图书市场上,旨在提高英文阅读能力的读物很多,如情感美文,励志演讲,诗歌小说,电影剧本等等;但各种版本的英汉对照读物所编选的内容大同小异,往往令读者无所适从,难以选择。

我们这次推出的“惊悚悬疑系列”英文读物,意在为读者提供一种学习方式:通过阅读经典的、原汁原味的、未经删节修改的惊悚悬疑小说英文原著,不经意间,使英文水平大为提高。作为外语学习者,如果你能坚持读几本英文侦探小说,相信你的英文阅读水平便在轻松惬意中进步,进入到英文阅读的“无隔”境界。

我们为读者精心编选出八部英文惊悚悬疑的代表之作,。

《黑猫》是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短篇小说精选集。埃德加·爱伦·坡被认为是西方侦探悬疑小说的鼻祖、科幻小说先驱之一、恐怖小说大师、短篇哥特式小说的巅峰作家、象征主义先驱,影响了包括儒勒·凡尔纳和柯南·道尔在内的很多作家。他既具有卓越的想象力,也擅长缜密的逻辑推理;他推崇美,又钟情于对恐怖和死亡的凝视。他的作品具有瑰丽、诡秘和梦幻般的格调。他首创了侦探悬疑小说的模式,对惊悚悬疑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福尔摩斯侦探故事堪称流行最广泛、历久不衰、具有世界影响的侦探悬疑小说的代表作。柯南·道尔在《血字的研究》(1887)里,第一次塑造了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这个颖悟无比的业余侦探形象。此后,他在《四签名》(1889)、《巴斯克维尔的猎犬》(1902)、《恐

怖谷》(1915)和许多短篇小说里,全部以福尔摩斯为主角,以华生作陪衬,解开了各种疑难的罪案。福尔摩斯成了一个比他的作者更著名的世界性文学人物。

《羊腿与谋杀》是从世界级惊悚悬疑小说大师的精品中选取的最具有代表性作品的合集。欧·亨利、海明威、马克·吐温、史蒂文森、比尔斯等的最经典的悬疑作品,风格各异的短篇,情节扣人心弦,作品精彩纷呈,大师们的经典之作华丽毕现!

《剧院魅影》是加斯通·勒鲁从1909年到1910年在报纸上连载发表的,后来以书的形式印刷出版。小说受到各国读者的广泛欢迎,多次被搬上银幕或舞台。1986年改编的歌剧,成为百老汇历史上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这是一个浪漫离奇、充满悬念的故事,随着情节的跌宕起伏,读者的心或者悬在空中,或者获得强烈的心理共鸣。

《吸血僵尸惊情四百年》,讲述了一个惊世浪漫的爱情故事,展现了高贵优雅的嗜血幽灵对神权的质疑、对永生的渴望、对超灵异能力的膜拜、对爱情的追求,堪称悬疑与恐怖小说的精华之作。读者翻开任何一页,惊心动魄、不可思议的情感便会萦绕在你的脑海。

《白衣女人》的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悬念的设置让人读来欲罢不能。柯林斯设置了险象环生的神秘悬念,刻画了栩栩如生、入木三分的人物形象,独创了前所未有的叙述方式,使读者读起来好似在法院现场参加一个案件的审理,听着当事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作证,他们各自用自己的口吻、从自己的角度叙述本人的一段经历,故事一段一段地呈现出来,最终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小说多次被改编成影视剧和音乐剧,柯林斯也被推崇为侦探小说的先驱,其影响可见一斑。

《月亮宝石》也是柯林斯的代表作之一,其创作灵感来源于1860

年一起引起英国全民关注而迟迟未破的悬案——路边小屋谋杀案。整个故事围绕着月亮宝石的神秘失踪一案而展开,表述采用的语言风格各异,令书中角色的性格跃然纸上,塑造了很多生动的形象,始终紧紧抓住读者的心。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侦探小说成功塑造了克夫探长的鲜活形象。这部小说被誉为现代神秘悬疑小说的先驱之作。

《三十九级台阶》文笔细腻通俗,故事情节悬念丛生,跌宕起伏,惊险场面令人目不暇接。这部小说取得的成功除因惊险刺激、浪漫而又充满悬念的冒险外,还因作者将自己熟悉的政治上的间谍斗争引入其中,使得小说更加惊心动魄,更加扣人心弦。1935年,希区柯克将其改编成电影,由奥斯卡影帝罗伯特·多纳特主演,这部电影成为了电影史上最经典的悬疑片之一。

我们推出这套“惊悚悬疑系列”英语读物,要强调的是其对于学习英语的实用性,是为读者的语言学习提供能产生兴趣的系列材料,而不是让读者仅仅将其作为普通的英语文学作品来读。相比其他英文读物,本丛书选编的作品可读性更强,更能使读者产生阅读的兴趣和学习的信心:完美的构思,精彩的逻辑推理,引人入胜的刺激情节,使读者以紧张的心理状态,带着疑惑和推测,跟随故事的发展,享受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破案之旅,让你的英语阅读欲罢不能。原汁原味的原著,更深入英语的真实和本质;惊悚悬疑题材的原著,又更能使读者在轻松快乐阅读之后,收获一份特别的感悟。

相信读者在读完“惊悚悬疑系列”后,会为自己英语水平的进步而惊喜不已呢!

编者

2010年6月

威廉·柯林斯与《白衣女人》

侦探小说的发展史上,侦探小说鼻祖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和将侦探小说的发扬光大的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相隔了数十年,这数十年中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英国侦探悬疑小说家威廉·威尔基·柯林斯(William Wilkie Collins, 1824—1889)。在当时的维多利亚时代,他是名声大噪的作家之一,和同时代的英国文豪查尔斯·狄更斯齐名。

柯林斯生于伦敦一个艺术氛围浓郁的家庭,他的父亲威廉·柯林斯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皇室协会风景画家。此外,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等均是柯林斯家的常客。12岁至15岁时,他随父母移居意大利。回国后就读于海伯里私立寄宿学校,17岁开始在茶叶公司工作了5年,可工作并不顺心。工作期间他开始创作他的第一本小说《塔希提岛冒险记》,但这本小说经过150年才得以发表。工作期间,他还在伦敦林肯法学院学习律师课程。然而,自幼就有讲故事天赋的柯林斯在写作方面却更有成就。1847年,父亲逝世后,23岁的他发表了第一部作品,记述其父生平的《威廉·柯林斯传》。他还于1849年在皇家艺术学院夏季展览展出过一幅画作,曾考虑以画画谋生。直到他的第一部小说,描写公元6世纪时罗马历史的《安东尼娜》发表之后,他才正式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1851年3月,改变柯林斯一生的事件发生了,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30岁的柯林斯结识了42岁的英国文豪查尔斯·狄更斯。狄更斯

喜欢描写英国社会的民生百态,而柯林斯喜欢探究犯罪事件的悬疑侦破;狄更斯在人物刻画、语言幽默上颇见功力,而柯林斯在悬念设置、情节紧凑上技高一筹。因文学观点相似,两人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长期的相互切磋交流更使他们在创作上相互影响。比如,狄更斯曾在自己的名作《双城记》的序言中说:“我和孩子们,以及几位朋友,看了柯林斯先生编写的《冰封恨海》后,就孕育了《双城记》的主题。”柯林斯的文章很受狄更斯的赏识,他成了狄更斯主编的、维多利亚时代最流行的杂志《家常话》的编辑,他还在狄更斯主编的周刊《一年到头》上发了一些连载的文章,这些连载在狄更斯的修订下出版了单行本小说,其中有《日落以后》(*After the Dark*, 1856),《死亡的秘密》(*The Dead Secret*, 1857),《红桃皇后》(*The Queen of Hearts*, 1859),《白衣女人》(*The Woman in White*, 1860),《我的杂记》(*My Miscellanies*, 1863),《月亮宝石》(*The Moonstone*, 1868),《夫妇》(*Man and Wife*, 1870),《可怜的芬奇小姐》(*Poor Miss Finch*, 1872)等。此外,他还和狄更斯合作写了戏剧《禁止通行》(*No Thoroughfare*, 1867)和其他一些短篇小说等。

柯林斯是个多产的作家,一生共创作了30部长篇小说,60多篇短篇小说和14个剧本。他的小说大都以侦破犯罪事件为题材。其作品中艺术成就最高、最著名的作品是小说《白衣女人》与《月亮宝石》。

《白衣女人》的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悬念的设置让人读来欲罢不能。故事发生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的一个小镇。青年画师沃尔特·哈特莱特以第一人称开始了小说的叙述。他被聘去坎布兰利郡默里奇庄园担任费尔利先生两位侄女的家庭教师。动身前一天的午夜,他突然遇上一位“从头到脚白色穿戴的孤独女子”出现在洒满月色的公路上,她披着长发,眼睛里充满了疑惧,向他打听伦敦的方向。

这个来路不明的女子让沃尔特毛骨悚然。奇怪的是,从白衣女子的言谈中,她似乎对坎布兰郡默里奇庄园的费尔利一家很熟悉。她刚刚消失在夜色里,后面紧追上来一个男人说:“她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这让沃尔特深感迷惑。沃尔特来到庄园见到他的学生劳拉·费尔利,第一眼便爱上了这个美丽单纯的女孩。令他吃惊的是,劳拉看起来很像他遇见的那个白衣女子。他偶然跟劳拉同母异父的姐姐玛丽安·哈尔卡姆提起这件事情。他们俩开始暗中查寻其中的秘密。沃尔特与劳拉渐渐陷入情网,玛丽安察觉出他们之间的感情,不得不告诉沃尔特,劳拉早已与男爵潘西佛·格莱德订婚并且很快就要完婚。此时,白衣女突然写信给劳拉,劝说她不要嫁给格莱德爵士;沃尔特和玛丽安试图从白衣女那儿查明真相,却由于她的再次逃离而未能如愿。沃尔特与劳拉忍痛离别,并带着对劳拉的思念离开家人,离开朋友,前往中美洲的荒野丛林……

白衣女子是谁?她是不是劳拉?追踪她的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追她?沃尔特和劳拉的爱情会怎么样发展下去?故事伊始就已经一个悬疑接着一个悬疑,大大吊足了读者的胃口。故事在发展过程中慢慢将悬疑解开,其中,白衣女人的身份和目的在故事发展中作为一条主要线索贯穿始终,直到小说最后才揭露事情的真相。读者不仅是在读一部爱情小说,更是在读一部侦探悬疑小说。《白衣女人》最初在狄更斯主编的杂志《一年到头》上以连载形式刊出,也就是说,小说是不可能写完再修订的,作者稍有不慎就会留下遗憾,尽管如此,此部小说的悬疑和情节依然可以做到前后照应,故事发展自然而然中带着悬念,疑惑中又透着理所应当,可见作者设置紧凑情节和悬疑布局的功力。

正如翻译家宋兆霖所说:“柯林斯的作品虽然以悬疑神秘的情节

见长,但是仍非常重视人物的描写和刻画。”在《白衣女人》中,柯林斯细腻的笔法成功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这个故事中无论是男人角色还是女人角色都被柯林斯刻画得入木三分。

柯林斯塑造了形象各异的男性形象。其中,男主角沃尔特善良勇敢,对劳拉的爱让他敢于和邪恶的格莱德爵士和福斯科斗争到底,最终取得胜利,抱得美人归。作为父亲的费尔利先生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他自私自利,逃避责任和义务,不顾女儿的幸福。而邪恶卑鄙的男爵格莱德是个十足的恶棍,虚伪自私,凶狠残暴,诡计多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最后落得个命丧火海的结局。福斯科的犯罪动机则也是为了钱,对金钱的渴求使他行事凶残,可他还有多情的一面,多情成了他致命的弱点,最终导致了自己被暗杀。

书中的三个女人的形象也独具特色。对白衣女人的描写只有寥寥数笔,她神秘的形象就引起读者的无限好奇。而劳拉·费尔利和玛丽安·哈尔卡姆姐妹的不同个性更是跃然于纸上。劳拉温柔美丽,纯洁善良,是个需要别人保护的柔弱女子;玛丽安容貌丑陋,但聪慧能干。造成她们不同性格的真正原因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她们都处于从属的地位,缺失“话语权”。柔弱的劳拉惨遭陷害,独立的玛丽安选择终生不嫁,而直接反抗的白衣女人安妮·凯瑟里克反抗的结果是被关进疯人院,命丧黄泉。

小说第一句话便说:“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的毅力能忍受什么苦难,以及一个男人的决心能实现什么目标。”三个女人有着不同的形象和个性,无论屈服与否,都是社会的弱者,她们不愿任人摆布,忍受着各种苦难,当忍无可忍时,她们奋起反抗,可她们的反抗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异常艰难。最终还是在男主角沃尔特不屈不挠地坚持和无私奉献的帮助下,她们才取得了胜利。可见,柯林斯对人物形象

的刻画由始至终都是围绕小说的第一句话展开的。

柯林斯在《白衣女人》中之所以能刻画出如此鲜明的形象,跟他采用的叙事方式是分不开的。他运用具有开拓精神的叙事方式,即书信体。小说的情节是通过让不同的人物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事情的发展,然后形成各自独有的观点,通过自己的内心独白来向读者呈现的。

小说一开始是沃尔特讲述的,但作者并没有让沃尔特以第一人称一直叙述下去,而是通过很多其他角色的叙述来完成故事的发展。小说分别从律师吉尔默、玛丽安、费尔利先生、格莱德男爵的管家米切尔森太太、福斯科伯爵的厨娘、医生等人的角度,叙述了故事的情节发展,从劳拉结婚前的忧郁到婚后所遭受的折磨凌辱,从丈夫格莱德男爵及其朋友福斯科对她的财产的觊觎到白衣女子的再次出现,最后到劳拉的死讯,这些都是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主观地描述出来的。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又回到了沃尔特的叙述。这部分详细描述了为了让劳拉沉冤昭雪,沃尔特是如何克服重重阻碍寻找格莱德男爵和福斯科伯爵谋财害命的罪证,并且如何最终发现白衣女的真实身份的。整个故事前后衔接,最开始设置的悬疑直到最后才真相大白,读者的疑团终于才得以解开。

小说的章节就是按照不同叙述人来划分的,读者读起来好似在法院现场参加一个案件的审理,听着当事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作证,他们各自用自己的口吻、从自己的角度叙述本人的一段经历,故事一段一段地呈现出来,最终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扣人心弦的故事。第一人称使小说更具有真实性,而多个叙述者使用不同语气的第一人称使小说读起来趣味横生,柯林斯采用这样的叙事结构呈现给读者全

新的感受。

严谨的悬疑设置,生动的人物形象,独特的叙事手法,这些都是《白衣女人》一炮而红,成为柯林斯成名之作的重要因素。小说的戏剧性使它被改编成很多影视版本,BBC 在 1982 年和 1997 年都拍过电视剧。甚至在 2004 年还被改版成了音乐剧。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月亮宝石》也同样获得了成功。

侦探小说鼻祖爱伦·坡的悬疑侦探小说多以短篇为主,而柯林斯开始创作长篇的悬疑侦探小说。在长篇小说中,他铺设了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设置了险象环生的神秘悬念,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独创了前所未有的叙述方式。爱伦·坡笔下的杜宾侦探只是个业余侦探,而柯林斯在《月亮宝石》中塑造了一个专业侦探克夫的形象。之后的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才受其影响在他们的侦探小说里也设置了鲜活的探长角色。直到 20 多年以后,受他影响的柯南·道尔才发表了《福尔摩斯探案集》,使侦探小说发展到鼎盛。柯林斯因其卓越的成就被推崇为侦探小说的先驱,其影响可见一斑。

时静

2010 年 5 月

目录

Preamble	1
-----------------------	----------

THE FIRST EPOCH

The Story Begun by Sir Walter Hartright	3
The Story Continued by Vincent Gilmore	114
The Story Continued by Marian Halcombe	148

THE SECOND EPOCH

The Story Continued by Marian Halcombe	179
The Story Continued by Frederick Fairlie Esq.	316
The Story Continued by Eliza Michelson	335
The Story Continued in Several Narratives	375

THE THIRD EPOCH

The Story Continued by Walter Hartwright	387
The Story Continued by Mrs Catherick	497
The Story Continued by Walter Hartright	509
The Story Continued by Isidor, Ottavio, Baldassare Fosco	564
The Story Concluded by Walter Hartright	578

Preamble

This is the story of what a Woman's patience can endure, and what a Man's resolution can achieve.

If the machinery of the Law could be depended on to fathom every case of suspicion, and to conduct every process of inquiry, with moderate assistance only from the lubricating influences of oil of gold, the events which fill these pages might have claimed their share of the public attention in a Court of Justice.

But the Law is still, in certain inevitable cases, the pre-engaged servant of the long purse; and the story is left to be tol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place. As the Judge might once have heard it, so the Reader shall hear it now. No circumstance of importance,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disclosure, shall be related on hearsay evidence. When the writer of these introductory lines (Walter Hartright by name) happens to be more closely connected than others with the incidents to be recorded, he will be the narrator. When not, he will retire from the position of narrator; and his task will be continued, from the point at which he has left it off, by other persons who can speak to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notice from their own knowledge, just as clearly and positively as he has spoken before them.

Thus, the story here presented will be told by more than one pen, as the story of an offence against the laws is told in Court by more than one witness—with the same object, in both cases, to present the truth always in its most direct and most intelligible aspect; and to trace the course of one complete series of events, by making the persons who have been mos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m, at each successive stage, relate their own experience, word for word.

Let Walter Hartright, teacher of drawing, aged twenty-eight years, be heard first.

THE FIRST EPOCH

The Story Begun by Sir Walter Hartright

(of Clement's Inn^①, Teacher of Drawing)

I

It was the last day of July. The long hot summer was drawing to a close; and we, the weary pilgrims of the London pavement, were beginning to think of the cloud-shadows on the corn-fields, and the autumn breezes on the sea-shore.

For my own poor part, the fading summer left me out of health, out of spirits, and, if the truth must be told, out of money as well. During the past year I had not managed my professional resources as carefully as usual; and my extravagance now limited me to the prospect of spending the autumn economically between my mother's cottage at Hampstead and my own chambers in town.

The evening, I remember, was still and cloudy; the London air was at its heaviest; the distant hum of the street-traffic was at its faintest; the small pulse of the life within me, and the great heart of the city around me, seemed to be sinking in unison, languidly and more languidly, with the sinking sun. I roused myself from the book which I was dreaming over rather than reading, and left my chambers to meet the cool night air in the suburbs. It was one of the two evenings in every week which I was accustomed to spend with my mother and my sister. So I turned my steps northward in the direction of Hampstead.

Events which I have yet to relate make it necessary to mention in this place that my father had been dead some years at the period of which I am now writing; and that my sister Sarah and I were the sole survivors of a family of five children. My father was a drawing-master before me. His ex-

① One of the Inns-of-Court, near to Lincoln's Inn, where Collins studied for the bar between 1846 and 1851.